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雖則眼前還有幾顆黑星在那里飛舞，可是一聽那聲音，老通寶就知道那人是村裏的黃道士，心裏就高興起來。他倆在村裏是一對好朋友，老通寶病時，這黃道士就是常來探問的一個。村裏人也把他倆看成一雙「怪物」，因為老通寶是有名的頑固，凡是帶着一個「洋」字的東西他就恨如「七龍克家」，而黃道士呢，隨時隨地賣弄他在鎮上學來的幾句「斯文話」，例如叫銅錢爲「孔方兄」，對大談話的時候總是「寶眷」「尊駕」那一套，村裏人聽去就彷彿是道士念咒，——因此就給他取這綽號：道士。可是老通寶卻就懂得這黃道士的「斯文話」，並且他常常對兒子阿四說，黃道士做種田人，真是「埋沒」。

當下老通寶就把一肚子牢騷對黃道士訴說道：

「道士說來活活氣死人呢！我病了個把月，這世界就變到不像樣了！你看，村坊裏就像『長毛』剛來『打過先風』！那母狗白虎星，不知道到哪裏去偷摸了幾個燒餅來，不爭氣的小寶兒見着嘴饒道士，你說該打不該打？」

老通寶說着又抓起身邊那竹竿，撲撲地打着稻場上的泥地。黃道士一邊聽，一邊就學着鎮上城隍廟裏那「三世家傳」的測字先生的神氣，肩膀一搖一擺地點頭嘆氣。末後，他悄悄地说：

「世界要反亂呢！通寶兄你知道村坊裏人都幹什麼去了？——咳，喫大戶，搶米囤是前天白洪浜內鄉下人做開頭，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！令郎阿多也在內——可是，通寶兄，尊駕貴恙剛好，令郎的

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。哈哈，是我多嘴！」

老通寶聽得明白，眼睛一瞪，忽地跳了起來，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下，嘴唇簌簌地抖了。喫大戶，搶米囤麼？他心裏亂札札地又驚又喜：喜的是荷花那燒餅果然來路「不正」，他剛才一口喝個正着，驚的是自己的小兒子多多頭也幹那樣的事，「現世報」莫不要落在他自己身上。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，很害怕似的瞧着老通寶，又連聲說道：

「抱歉，抱歉！貴體保重要緊，要緊是我嘴快闖禍了！目下聽說『上頭』還不想嚴辦，不礙事。回頭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！」

「咳，道士，不瞞你說，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對，老早就疑心是那『小長毛』冤鬼投胎，要害我一家！現在果然做出來了！——他不回來便罷，回來時我活埋這小畜生！道士，謝謝你，給我透個信；我真是瞞在鼓心裏呀！」

老通寶抖着嘴唇恨恨地說，閉了眼睛，彷彿他就看見那冤鬼「小長毛」。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寶會「古板」到這地步，當真在心裏自悔「嘴快」了，況又聽得老通寶謝他，就慌忙接口說：

「豈敢，豈敢！舍下還有點小事，再會，再會！保重，保重！」

像逃走似的，黃道士轉身就跑，撒下老通寶一個人坐在那裏癡想。太陽曬到他頭面上了，——很有些威力的太陽，他也不覺得熱，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「長毛」故事，顛倒地亂想。他又

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間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「鬧漕」，立刻幾顆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他眼前了。他的一貫的推論於是就得到了。「造反有好處，『長毛』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，可不是麼？」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，世界當真變了，而這「變」在剛從小康的自耕農破產，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，想起來總是害怕！

二

到太陽落山的時候，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。他並沒借到錢，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。

「吳老爺說沒有錢。面孔很難看。可是他後來發了善心，賒給我三斗米。他那米店裏囤着百幾十擔呢！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喫！今天我們賒了三斗，等到下半年田裏收起來，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糙米！這還是天大的情面！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！」

阿四陰沈地說着，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甕裏，就跑到屋子後邊那半舊的豬棚跟前和老婆噁噁咕咕講「私房話」。老通寶悶悶地望着豬棚邊的兒子和兒媳，又望望那兩口米甕，覺得今天阿四的神氣也不對，那三斗米的來路也就有點不明不白。可是他不敢開口追問。剛才爲了小兒子多多頭多的「不學好」，老通寶和四大娘已經吵過架了。四大娘罵他「老糊塗」，並且取笑他：「好好你去告多多頭迂逆，你把他活埋了，人家老爺們就會賞賜你一只金元寶罷！」老通寶雖然拿出「祖傳」的

聖賢人的大道理——「人窮了也要有志氣」這句話來卻是毫無用處「志氣」不能當飯喫比南瓜還不如！但老通寶因這一番吵鬧就更加心事了。他知道兒子阿四儘管「忠厚正派」卻是耳根太軟，經不起老婆的慫恿。而現在，他們躲到豬棚邊密談了。老通寶恨得牙癢癢地，沒有辦法。他遠遠地望着阿四和四大娘，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舊的豬棚上。這是五六年前他親手建造的一個很像樣的豬棚，單稱木料，也花了十來塊錢呢；可是去年這豬棚就不會用，今年大概又沒有錢去買小豬，當初造這棚也曾請教過風水先生，真料不到如今這麼「背時」！

老通寶的一肚子怨氣就都呵在那豬棚上了。他抖簌簌地向阿四他們走去，一面走，一邊叫道：

「阿四！前回聽說小陳老爺要些舊木料。明天我們拆這豬棚賣給他罷！倒霉的東西，養不起豬，擺在這裏幹麼！」

喳喳地密談着的兩個人都轉過臉兒來了。薄暗中看見四大娘的臉異常興奮，顴骨上一片紅。他把嘴唇一披，就回答道：

「值得幾個錢呢！這些髒木頭，小陳老爺也不見得要！」

「他要的我的老面子，我們和陳府上三代的來往，他怎麼好說不要！」

老通寶吵架似的說，整個的「光榮的過去」忽又回到他眼前來了。和小陳老爺的祖父有過共患難的關係，（長毛窩裏一同逃出來，）老通寶的祖父在陳府上是很有面子的；就是老通寶自己也

還受到過分的優待小陳老爺有時還叫他「通寶哥」呢！而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寶的「馴良思想」的根基。

四大娘不再說什麼，撇着嘴就走開了。

「阿四！到底多多頭幹些什麼，你說！——打量我不知道麼？等我斷了氣，這纔不來管你們！」
老通寶看着四大娘走遠了些，就突然轉換話頭，氣吼吼地看着他的大兒子。

一隻烏鴉停在屋脊上對老通寶父子倆啞啞地叫了幾聲。阿四隨手拾起一塊碎瓦片來趕走那烏鴉，又吐了口唾沫，搖着頭，卻不作聲。他怎麼說，而且說什麼好呢？老子的話是這樣的，老婆的話卻又是一個樣子，兄弟的話又是第三個樣子。他這老實人，聽聽全有道理，卻打不起主意。

「要殺頭的呢！滿門抄斬！我見過得多！」

「那——殺得完這許多麼？」

阿四到底開口了，懦弱地反對着老子的意見。但當他看見老通寶兩眼一瞪，額上青筋直爆，他就轉口接着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！阿多去趕熱鬧罷哩！今天他們也沒到鎮上去——」

「熱你的昏黃道！親口告訴我，難道會錯？」

老通寶咬着牙齒罵，心裏斷定了兒子媳婦跟多多頭全是一夥了。

「當真沒有。黃道士，絲瓜纏到豆蔓裏，他們今天是到東路的楊家橋去。老太婆女人打頭，男人就不過幫着搖船。多多頭也是幫她們搖船！不瞞你！」

阿四被他老子追急了，也就顧不得老婆的叮囑，說出了真情實事。然而他還藏着兩句要緊話，不肯洩漏，一是幫着搖船的多多頭在本村裏實在是領袖，二是阿四他本人也和老婆商量過，要是今天借不到錢，量不到米，明天阿四也幫她們「搖船」去。

老通寶似信非信地釘住了阿四看，暫時沒有話。

現在天色漸漸黑下來了，老通寶家的煙肉裏開始冒白煙，小寶在前面屋子裏唱山歌。四大娘的聲音喚着：「小寶的爺！」阿四趕快應了一聲，便離開他老子和那豬棚，卻又站住了，鬆一口氣似的說道：

「眼前有這三斗米，十天八天總算是夠喫了；晚上等多多頭回來，就叫他不要再去幫他們搖船罷！」

「這豬棚也要拆的。擺在這裏，風吹雨打，白糟塌壞了！拆下來倒底也變得幾個錢。」

老通寶又提到那豬棚，言外之意彷彿就是：還沒有山窮水盡，何必幹那些犯「王法」的事呢！接着他又用手指敲着那豬棚的木頭，像一個老練的木匠考查那些木頭的價值。然後，他也踱進屋子去了。

這時候前面稻場上也響動了人聲。村裏「出去」的人們都回來了。小寶像一隻小老鼠蹣了出去找他的叔叔多多頭。四大娘慌慌忙忙的塞了一大把桑梗到竈裏，也就趕到稻場上，打聽「新聞」。竈上的鍋蓋此時也開始吹熱汽，噼噼地。現在這熱汽裏是帶着真實的米香了，老通寶嗅到了只是嚥口水。他的肚子裏也咕咕地叫了起來。但是他的腦子裏卻忙着想一點別的事情。他在計算怎樣「教訓」那野馬似的多多頭，並且怎樣去準備那快就來到的「田裏生活」。在這時候，在這村裏，想到一個多月後的「田裏生活」的，恐怕就只有老通寶他一個！

然而多多頭並沒回來。還有隔河對鄰的陸福慶也沒有回來。據說都留在楊家橋的農民家裏過夜，打算明天再幫着「搖船」到鴨嘴灘，然後聯合那三個村坊的農民一同到「鎮上」去。這個消息是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告訴了四大娘的。全村坊的人也都興奮地議論這件事。卻沒有人去告訴老通寶。大家都知道老通寶的脾氣古怪。

「不回來倒乾淨地痞胚子！我不認賬這個兒子！」

喫晚飯的時候，老通寶似乎料到了幾分似的，看着大兒子阿四的臉，這樣罵起來了。阿四嚥着嘴巴不開腔。四大娘朝老頭子橫了一眼，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。

這一晚上，老通寶睡不安穩。他一合上眼，就是夢，而且每一個夢又是很短，而且每一個夢完的時候，他總像被人打了一棍似的在牀上跳醒。他不敢再睡，可是他又倦得很，他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。